



看似元素过多、堆作一团，实则亦流淌出江南水乡生动的大俗大雅。在“么二角落”的地方，还藏着个“小人书局”呢，架子上放的全部是年代感十足的连环画，每一本，大抵代表了一段上海小囡的童年。有一桌爷叔阿姨似乎是喝高了，笑声变得神志无主，穿透力极强：“迭两天来文庙打卡个，侬是80后、90后个小囡么。做啥，伊拉要怀念买漫画书的青春啊？青春么阿拉也要怀念怀念的呀，来来来，为我们的友谊干杯，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人要老个好，酒要陈个好。杯中倾竹叶，人面笑桃花。”桃花依旧，人面何处？人面张望的旧书摊与旧书店何处？“2020年以来，文庙一部分书摊，索性不做了，因为老板都上了年纪，准备歇歇了；另外很多书摊，都搬到福佑路那边去了。福佑路上的福佑商厦，地下二层几百平方米，书摊占了三分之一，其余是从原藏宝楼迁来的商户，主要卖古玩杂件的；福佑路上还有福民珍宝城，四楼有几十个书摊，差不多也占到四楼总摊位的三分之一。至于生意么，我觉得肯定不比以前喽，养人气、养感情，都要慢慢沉淀的啊。记得当初书摊摊主嚷嚷着念叨着，文庙弄好了以后，他们都能回来‘重整山河’的。”上海旧书店的景师傅如是解答道。

坐落在中华路上的上海旧书店，一不留神就容易错过——忒小。但是，店面虽小，五脏俱全，这儿书籍种类多，又是对折出售，故适宜爱书人消磨光阴之用。景师傅为我科普了“上世纪20年代西门书店—50年代群众书店—70年代迁址，后成为上海旧书店”的辉煌店史后，不无骄傲地表示，“所以我这家店等于有100岁了”，之后，他陷入了某种沉思，“一辈子和书店打交道，在中华路上也守了20年了，还有一年半，我就退休啦。葛末我一退，这家小店接下去哪能办，不晓得了。你让现在的年轻人继续守着这么小的一家店，他们的心，恐怕是静不下的。而且，你是卖书的，肚皮里需要有点东西，有些旧书珍品收购的门道，老法师懂，年轻人就不清楚了——你不清楚，这行怎么干得了呢？”随即，景师傅又开起了玩笑：“有个藏家，一共卖了3万本旧书给我们，你家要是不愿意把旧书称分量当废品卖掉，来我们店！”

据景师傅回忆，改革开放之后，来书店买中国名著、世界名著的人很多。80年代末到90年代，武侠小说、言情小说大行其道。再后来，历史题材受到追捧。“每个时代的潮流都不一样。如今还来店里买书的，主要两类人：一类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阶层，一直就喜欢看书的，买起来爽气，不问价格。还有一类是老人家，计较铜钿问题，我们这到底便宜呀。学生

族……少。按照我个人的观察，时下真正（非叶公好龙、具备一定人文素养）的买书者，基本没有低于30岁的。”

老底子一个月到手才二三十块的时候，一本书售价一元左右，相当于一天的工资；对比着一算，而今一本正版书一般标价三四十块，性价比实在是高的。景师傅认为，人们应该更加尊重书籍的价值。“从小，我读书成绩称不上优秀，但经过任何一家书店，必要进去兜一圈的。当年的志愿，一是当兵，近视眼，不过关；二是进入图书馆或者书店工作，如愿以偿。年轻时我们夫妻俩没空管儿子，他对书本的兴趣不大；庆幸的是，孙女有潜力，总缠着我读书讲故事。欢喜看书的习惯形成了，以后的路，靠的也是她自己……”

他郑重地对我说，书籍是人类文明的见证，是获取进步的阶梯，“我相信，总归会有欢喜看书的人的”。

当年买书人

欢喜看书的人的确总归会有。比如《新民周刊》的老朋友，知名美食作家、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者沈嘉禄，以及资深媒体人沈彬。

上世纪80年代起，自压制氛围里解脱出来的人们，处于一种饥渴阅读的状态中，这直接导致了全民看书的“文学热”时代。而像买小菜一样逛书市，不啻很多50、60、70、80后的共同回忆。从老北京的琉璃厂，到大上海的文庙，旧书摊鳞次栉比，买书人俯身仔细翻弄，常常发现书的质量良莠不齐，预备离开的时候，又难免踟蹰犹豫，感觉再逗留片刻，或将探索到广袤、稀奇的新世界。

沈嘉禄印象中90年代文庙周末的旧书集市，老清老早就开工了。苏州、杭州、常州、南京、合肥……。摊主们提前一天自各地蜂拥而至，次日凌晨出动，把文庙挤得密密麻麻、水泄不通。“我淘到了《造洋饭书》、《烹饪技术》、宋代小说选、上海市各区文史资料选辑等等。再后来，文庙的新书批发市场折扣力度也比较大，有个老板跟我关系熟了，每期都会特为帮我留一份《万象》。”

对于沈彬而言，老城厢的文庙，是上海“初代网红”“初代二次元”的接触地。煤球炉旁是热络的生活，新到货的高达模型则是潮玩的先锋。拉链铺子、钮扣商店、卖打火机的、卖电脑配件的，店面矮小、狭窄、局促，然装得下密密匝匝的